



朱子文語箋

13

□13
3431
13



冊五拾
號四子
函八十

門 13
號 3431
卷 13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一

凡五十五條

與陳丞相別紙曰。蒙諭第二令孫為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向。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啟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某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一作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一

教人之法

一

親事長灑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

文集下同

與陳丞相曰聞之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郎爲學正當以得師爲急擇友爲難耳

答詹帥曰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爲愈也

與留丞相曰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爲己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爲是乃人之所當爲而力所可勉遂委已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爲異以求名也既而間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爲不同然皆以是心至熹不得拒

與世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註誤傳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僞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省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却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

答張欽夫曰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泛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嘿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強草略處流傳謬誤爲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爲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

答呂伯恭曰。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

答呂伯恭曰。熹昨見奇卿。敬扣之以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不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

與劉子澄曰。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為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疾妬。凡御下之事。

與魏應仲曰。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版。不過五六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議論精密。處誦數過為佳。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才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

不通。卽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慆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答程允夫曰。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

答胡寬夫曰。後生輩誦書。一如吾人講學。只是量力。不要貪多。仍須反復熟讀。時時溫習。是要法耳。

答呂子約曰。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却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

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

答呂子約曰。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

答呂子約曰。示諭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爲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食長啜。貪多務速。卽不濟事耳。灑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旣失之於前矣。然旣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須要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答王子合曰。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爲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它就。此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卽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

答陳膚仲曰。累書喻及教導。曲折甚善。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粗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恠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扶

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答滕德粹曰。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

答劉季章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它。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

答孫季和曰。學校固不免爲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略知脩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

答常鄭卿曰。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嚮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張無垢中庸解辨曰。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然而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爲衆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私。而并容它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爲不忠不恕。孰大於是。

同安縣諭學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

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熹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熹所企而望也。

論諸生曰：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

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旣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

諭諸職事曰。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

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旣起而議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論語課會說曰。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也。汎然相與。以具一時

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爲乎。

白鹿洞書院揭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

要。○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與黃直卿曰。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

心處及功夫次第乃佳。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覆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展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此風永嘉爲甚

與黃直卿曰：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

古者小學已自養得小兒子這裏定，已自是聖賢坯璞了，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今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語類下同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

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

小童添炭撥開火散亂，先生曰：可拂殺了。我不愛人恁地。此便是燒火不敬，所以聖人教小兒灑掃應對，件件要謹。某外家子姪，未論其賢否如何，一出來便齊整，緣是他家長上元初教誨得如此，只一人外居，氣習便不同。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先生下學，見說小學，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皆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

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却在規矩準繩之外。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

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

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

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爲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皆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爲者。一事有關。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無以易諸公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爲。則各司其職。以辦其事者。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

叔器因言禮樂射御書數。自秦漢以來皆廢了。曰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得。如偏旁義理皆曉。這也是一事。數。是算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六者皆實用。無一可缺。而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做詩對。大來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啟事雜文。便自稱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濟事。漢時雖不以射取士。然諸生却自講射。一年一次。依儀禮上說會射一番。却尚好。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教它依經旨去說些道理。尚得。今却只是體貼字句。就這兩三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著實論些時務也。尚得。今却只是虛說說得好底。剗地不得。包顯道言向前義。是先引傳注數條。後面却斷以己意。如東坡數條。却尚得。先生然之。

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

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無人會學喫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爲大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

敬敷五教在寬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在寬是欲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也

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養其情性亦須理會得樂方能聽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卻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卻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語言去

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卻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胄子兩條文蔚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己此是一篇綱領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大司徒之教卽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卽是夔樂事因曰直而溫寬而栗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溫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爲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寬二句直寬但曰而溫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言意自可見文蔚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其德性要養德性便只是下面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上曰然諷誦歌詠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養人情性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

先生問壽昌近日教浩讀甚書壽昌對以方伯謨教他午前卽理論語仍聽講曉些義理午後卽念些蘇文之類庶學作時文先生笑曰蚤間一服朮附湯午後又一服清涼散復正色云只教讀詩書便好

信州一士人爲其先人求墓碑先生不許請之不已又却之臨別送出舉指云贈公務實二字

壽昌因先生酒酣興逸遂請醉墨先生爲作大字韶國師頌一首又作小字杜牧之九日詩一首又作大字淵明歸田園居一首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一
有舉子亦乘便請之。先生曰：公既習舉業，何事於此？請之不已，亦爲作淵明阻風於規林第二首。且云：但能參得此一詩透，則公今日所謂舉業，與夫他日所謂功名富貴者，皆不必經心可也。

向來亦見廬陵諸公有問目之類。大綱竟緩，不是斬釘截鐵真箇可疑可問。彼此只做一場話說休了。若如此悠悠，恐虛過歲月。某已前與朋友往來，亦是如此。後來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吾二人只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汎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曾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反爲人取笑。亦是壞了多少好氣質底。若只悠悠地去，可惜。今後須是截下。看晚年要成就得一二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相過者，這裏直是不放過也。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一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一

教人之法

五

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沾於危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脩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爲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唯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熒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鑒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熒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脩業，亦將有所不暇矣。

乞脩德政以弭天變狀曰：累年之旱，譴告已深。今日之災，地分尤廣。此實安危治亂之機，非尋常小小災傷之比也。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深以側身悔過之誠，解謝高穹，又以責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愛之心，庶幾精神感通，轉禍爲福。其次則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而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民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如其不然，臣恐所當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國家也。

與陳丞相曰：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

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於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旣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旣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

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啟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况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爲誤矣。

答張欽夫曰。竊覲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爲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卽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易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與張欽夫曰。伯恭想時時相見。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閫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爲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爲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爲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

答鄭自明曰。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來。往往不滿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卽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念也。

上宰相書曰。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則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

與張元善曰。自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鷲。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

答趙尚書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

與楊子直曰。熹一病沉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尙及拜受否也。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旣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悞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與劉子澄曰。所喻戲謔。本欲辭之巧而然。此固有之。然亦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爲之根。而日用之間。流轉運用。機械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爲情信辭巧。主於愛人。可以無害於義理。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於此。蓋不惟害事。而所以害於心。

術者尤深。昔橫渠先生嘗言之矣。

見之近思四

此當痛改。不可緩也。

與劉子澄曰。博雜之病。亦是把做小事忽略了。以爲不足以喪人之志。又不知是自家病痛。却以應副人情爲解。此亦是大病。非小病。須痛斬截也。吾人未老先衰。餘日幾何。而費日力於此。却於自家身心上。都不著力。豈不是顛倒迷惑之甚耶。

與劉子澄曰。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子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

答陳同甫曰。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

根與平日議論同一關捩也

答陳君舉曰。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旣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

答林巒曰。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

答許順之曰。順之旣有室家。不免略營生理。此固不得不爾也。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

答許順之曰。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爲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答李伯諫曰。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

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此來書固

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

怕生死此亦來書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

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

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

信之哉。是雖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

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答李伯諫曰。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

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

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為得之。則當

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

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

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寒。此游察院語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

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

可得而議也。

答蔡季通曰。作肅所求。熹與其人本不相熟。今才一見耳。固不容

便作書。亦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

講。果為何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難矣。

答任伯起曰。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

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

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

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

答廖子晦曰。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

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

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又曰。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熹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卽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卽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耆老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况主簿乎。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決斷。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答詹元善曰。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摸索不著。其有讀得楚漢孫劉楊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爲之永慨。

答潘叔昌曰。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又曰。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趨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蠡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

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

答潘叔昌曰。示諭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黽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爲準則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

答呂子約曰。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糊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走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

得。故人自爲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呂子約曰。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况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

答陳膚仲曰。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羞言樽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

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答程正思曰。離羣索居易得鈍滯了人。甚可懼也。

答程正思曰。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爲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爲爲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粗疎處。辨論功夫。勝却玩索意思。故氣象間有喧鬧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爲未滿人意耳。

答汪子文曰。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爲神恠所惑。殊駭聞聽。於此等處。把捉不定。則所講聞於簡冊者。將以何用耶。自此切須安常守正。以爲進學之地。不宜復徇前失。以陷於邪妄之域也。

答周舜弼曰。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污之地耶。

答汪長孺曰。示喻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遏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答劉仲升曰。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但務存養者。卽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躐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子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脉。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

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

答劉季章曰。大率江西人尙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橫拘粗疎。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己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答劉季章曰。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又曰。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又曰。人要閑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

答孫季和曰。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脩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竒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

答諸葛誠之曰。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嘿不言。

至今常不滿也

答傅子淵曰。太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壹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沉浸醲郁之意。荊州所謂有拈搥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畧。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

答時子雲曰。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工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

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擘畫。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答吳宜之曰。觀來書所論它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爲學之意。處已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願宜之常思此句。念念向裏。就切已處做功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當知也。新詩固有佳句。然亦非事之急。况欲投獻求知於人。此驚外之尤者。不可以不戒。史論正亦未須遽作。且務窮經觀理。深自涵養。了取自家身分上事爲佳。又曰。平生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

曲徇宜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生師之間。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答徐斯遠曰。彥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己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將火煨。如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說。正謂此耳。

答顏子堅曰。包顯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恨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志。亦足以當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有未諭也。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灑掃應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於邪說詖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來書。

詞氣之間。輕揚傲誕。殊無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學之功。有未嘗加之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何事也。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爲惘然。不意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趨者若是。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祟。而使吾子至於此耶。顯道不能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得祠曹牒。髡削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或意已決。亦且更與子靜謀之。必無異論。而後爲之。似亦未晚。如曰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爲謀。僕不知所以爲子計矣。

答邵叔義曰。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

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卽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

答陳廉夫曰。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嘿。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

有益也。

答宋容之曰。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答宋澤之曰。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

答龔伯著曰。示諭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算。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陳思誠曰。名實義利。爲己爲人之判。但其所爲者。要當真實有

用力處。所不爲者。要當深自省察。蚤戒而預遠之。是乃所謂徵驗之實。不然。則提空名以鄉道。而實無以自拔於流俗之所爲。則亦君子之不取也。

答周南仲曰。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主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必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桂叔高曰。聖遠道晦。人心頗僻。險詞怪說。雜然並起。不憚於誣天罔聖。詭經破義。而務以適其利欲之私。自非剛健明哲之才。確然以勝私復理爲己任者。鮮不惑焉。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兆已見於此。甚可懼也。

答張元德曰。科場不遠。想不免分了工夫。然此等得失。真實有命。若信未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爲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謂此也。

答王晉輔曰。逸居獨學。無師友之益。不知不覺。過失日滋。功夫無由長進。不可忽也。

答余國秀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况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答吳尉曰。聞以職事見知憲臺。甚慰。然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初官僻縣。遽爲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答任行甫曰。塵中汨沒。墜墮了人。須是忙裏早晚提撕。時以書冊灌溉。勿令斷絕。爲庶幾耳。

偶讀謾記曰。或謂李華著論廢卜。故終失節。王涯首議摧茶。後亦得禍。至如近歲茶商作賊。殺人甚衆。皆涯之罪也。予謂廢卜固其所見之謬。然與失節事不相類。摧茶固爲有罪。然甘露之變。死者十餘族。豈皆摧茶所致。且今村民爭田爭水。劫取穀粟。以致殺傷者多矣。又可追咎神農后稷耶。大抵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此等議論。雖欲因事設爲警戒。然其勢將有所窮。反使世人并與正理而疑之。非小失也。

論學者曰。書不記。孰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跋李後主詩曰。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談空。豈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此陶隱居托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復蹈覆轍。其爲商監。益以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詖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與蔡季通曰。昨日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姿。

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爲之掩卷太息。以爲天
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爲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

與蔡季通曰。某自寺溪入長澗。由楊村以出。所過不堪舉目。有小
詩云。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陰。若知赤子元無罪。合
有人間父母心。區區於此深有所不能已者。然出位犯分之愧。
蓋不勝言矣。

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
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

縱理會得。干己甚事。

語類
下同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
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
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

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梢如何。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
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
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今人多是安於所不安。做些事明知是不好。只說恁地也不妨。正
所謂月攘一雞。以待來年者也。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
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
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
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
弑父與君也敢。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這是他自恁地粗暴了。這箇更不通。與他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也。受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終不可

與有為。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拒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為。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今按自暴謂不然而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梢是要做甚麼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沉浮鄉曲間。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著。要為國為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

若欲學俗儒作文字。縱攫取大魁。因撫所坐椅曰。已自輸了一著。說脩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為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貫。非獨他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鄉曲

朱子文義纂編卷二十一
鄰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某都爲之寒心。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只就眼前看。且如今做官。須是恁地廉勤。自君子爲之。只是道做官合著如此。自小人爲之。他只知道如此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昨有李某。當壽皇登極之初。上一書。極說道學恁地不好。那時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說投之。卽得超升上州教官。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勢要。便以此相投。極好笑。

多見姑且識之。如沒要緊底語言文字。謾與他識在。不識也沒要緊。要緊却在多聞擇善而從之。如今人却只要多識。却無擇善。

一著因坐客雜記而言

易之爲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

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多以盛滿爲戒。如云。飲酒愛微醺。不成使酩酊。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又云。許多道理。本無不可知之數。惟是康節體得熟。只管體來體去。到得熟後。看是甚麼事理。無不洞見。

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簞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之壯。謝又曰。萬鍾與不得。則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奚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闕三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

正爲血氣而言

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義剛云。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蒙賜教。謂老子害倫理。鄉原却只是箇無見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違。比鄉原如何。蒙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違。是大拍頭揮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做罪過底人。深玩二說。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謾人。看時也。似是箇好人。然背地裏却乖。却做罪過。

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爲君子也。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裏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裏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粗。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

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職。不知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今却別是一種心。所以不見義理。文蔚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萌動。亦自見得不是。但不能勝利欲之心耳。曰。只是如

此濟甚事。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恥後又却依舊自做。何濟於事。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返。而聖人爲之屢言之。方始肯求。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是與禽獸何別。

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銖問。泰卦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與城復於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

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係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敬卽好。不敬卽不好。先生領之。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爲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尙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於宗。吝。

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曰以其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款密。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睚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

與而止。蠱那不是與而止能治蠱。與而止所以爲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與。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

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言小有悔。則無大悔矣。言無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無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與體不爲無順而得正。故雖悔而無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無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掩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

與而止。蠱是事事不理會。積沓到後面。成一大弊。故謂之蠱。非謂制蠱之道當與而止。龜山才質困弱。好說一般不振底話。如云包承小人。又語某人云。莫拆了人屋子。其意謂屋弊不可大段整理。他只得且撐拄過。其說與止之義。蓋亦如此意爾。豈不大害哉。

用之解鼎顛趾利出否無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能致福。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無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或言浙中諸公議論多是如此。云凡事須是與他轉一轉了。却因轉處與他做教好。曰便是浙中近來有一般議論如此。若只管如此存心。未必真有益。先和自家心術壞了。聖賢做事。只說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嘗先要安排紐捏。須要著些權變機械。方喚做做事。又况自家一布衣。天下事那裏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却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光明正大。須是先理會箇光明正大底綱領條目。且令自家心先正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自有次第。逐旋理會。道理自分明。今於在明明德。未曾理會得。便要先理會新民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長底事。却便先萌箇計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少間盡落入功利窠窟裏去。固是此理無外。然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今未曾理會得正心脩身。便先要治國平天下。未曾理會自己上事業。便先要開物成務。都倒了。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功利。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講財貨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事固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急之序。先其大者急者。而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子路

朱子文評纂編卷之三
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將死，宜有切要之言。及孟敬子問之，惟在於辭氣容貌之間。此數子者，皆聖門之高弟。及夫子告之，與其所以告人者，乃皆在於此。是豈遺其遠者大者，而徒告以近者小者耶？是必有在矣。某今病得十生九死，已前數年，見浙中一般議論如此，亦嘗竭其區區之力，欲障其末流，而徒勤無益，不知瞑目以後，又作麼生，可畏可歎。

國秀問：穆王去文武成康時未遠，風俗人心，何緣如此不好？曰：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禮樂刑政，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具一有廢弛處，那不好氣質，便自各出來，和那革面底都無了。所以恁地不好。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

懼，脩省得恰好，纔一日放倒，便都壞了。

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而以卿爲公室大夫。這箇便是六卿分晉之漸。始驪姬謀逐羣公子，欲立奚齊。卓子爾後來遂以爲例，則疑六卿之陰謀也。然亦不可曉。

杜旂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間愚輩，爲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浙間只是權譎功利之淵藪，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爲害不小。某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旦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此同說，後來必驗。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爲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乖。少間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便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

朱子文語彙編卷之三
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一段說。人多爲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寧終身不知。此段最好看。

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撫循爲知體。先生謂便是枉尺直尋。如此風俗議論。至十年。國家事都無人作矣。常人以便文。小人以容奸。如此風大害事。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爲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却悔其大惺惺了。一切刑方爲圓。且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爲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

民自不來。以此爲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過。便有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了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爲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問吾輩之貧者。令不學子弟經營。莫不妨否。曰。止經營衣食。亦無甚害。陸家亦作鋪買賣。因指其門闕云。但此等事。如在門限裏。一動著脚。便在此門限外矣。緣先以利存心。做時雖本爲衣食不足。後見利入稍優。便多方求餘。遂生萬般計較。做出礙理事來。須思量止爲衣食。爲仰事俯育耳。此計稍足。便須收斂。莫令出元所思處。則粗可救過。

間次日相見。先生偶脚氣發。因蘓宜久欲歸。先生蹙然曰。觀某之疾如此。非久於世間者。只是一兩年間人。亦欲接引後輩。一兩人傳續此道。荷公們遠來。亦欲有所相補助。只是覺得如此苦。

口都無一分相啟發處。不知如何橫說豎說。都說不入。如昨夜才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某答云。是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干程先生何事。某所以發此者。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於身。如針之割身。皇恐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却再問某李先生資質如何。全不相干涉。非惟不知針之割身。便是刀鋸在身。也不知痛了。每日讀書。心全不在上。只是要自說一段文義便了。如做一篇文義相似。心中全無所作為。恰似一箇無圖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若是心在上面底人。說得話來自別。自相湊合。敢說公們無一日心在上面。莫說一日。便十日心也不在。莫說十日。便是數月心也不在。莫說數月。便是整年心也不在。每日讀書。只是讀過了便休。不知將此心去體會。所以說得來如此疎。先生意甚不樂。

公而今只是說他人短長。都不自反己看。如公適間說學者來此不講誦。蚤來暮去。是理會甚事。自初來至去。是有何所得。聽得某說話。有何警發。每日靠甚麼做本。從那裏做去。公却會說得箇頭勢如此大。及至末梢。又却只是檢點他人某事某事。元未有緊要。那人亦如何服公說。且去理會自己身心。煞有事在。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著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公浙中一般學。是學爲英雄之學。務爲跣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某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們學都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三
三
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爲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誨力行云。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斯下。

方行屋柱邊轉。擦下柱上黑。見云。若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不到得

如此。

大率多戒。方欲速也。

問天理真箇難明。己私真箇難克。望有以教之。先生罵曰。公不去用力。只管說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往往公亦知得這箇道理好。纔下手。見未有入頭處。便說道是難。而不肯用力。所以空過了許多月日。可惜可惜。公若用力久。亦自有箇入頭處。何患其難。

先生嘗謂劉學古曰。康節詩云。閑居謹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先生因言學者平居議論多頹塌。臨事難望他做得事。遂說一姓王學者。後來狼狽。是其平時議論亦專是回互。有一處責曾子許多時。用大夫之簣。臨時不是童子說。則幾失易簣。王便云。這是曾子好處。既受其簣。若不用之。必至取怒。季孫故須且將來用。大抵今之學者多此病。如學夫子。便學他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只學他這箇。有一朋友輕慢。去後因事偶語及之。先生曰。何不早說得某與他道。坐中應曰。不欲說。曰。他在。却不欲說。去後。却後面說他。越不是。

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閑話。先生責曰。公年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別人事。夜來諸公閑話。至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回光反照。作自己工夫。却要閑說。歎息久之。

李伯紀丞相爲宣撫使時。幕下賓客盡一時之秀。胡德輝何晉之翁士特諸人。皆有文名。德輝尤蒙特顧。諸將每有稟議。正紛拏辨說之際。諸公必厲聲曰。且聽大丞相處分。諸將遂無語。看來文士也是誤人。蓋真箇能者未必能言。文士雖未必能。却又口中說得。筆下寫得。真足以動人聞聽。多至敗事者。此也。

問秦相旣死。如何又却不更張。復和親。曰。自是高宗不肯。當渠死後。乃用沈該。乃俟魏道弼。又有一人此數人皆是當時說和親者。中外旣知上意。未幾又下詔云。和議出於朕意。故相秦檜只是贊成。今檜已死。聞中外頗多異論。不可不戒約。甚沮人心。當初

有一二件事皆不是。如檜家旣保全。而專治其黨。士大夫遭檜貶竄者。叙復甚緩。渠死得甚好。若更在。甚可畏。當時已欲殺趙丞相之家。旣加以反逆。則牽聯甚衆。見說有三十餘家皆當坐。中外寒心。高宗亦甚厭惡之。但無如之何。問所以至於如此者。何故。曰。伊川云。人主致危亡之道非一。而逸欲爲甚。渠當初一面安排。作太平調度。以奉高宗。陰奪其權。又挾虜勢以爲重。紹興間。曾天隱作中書舍人。曾亦賢者。然嘗爲蔡京引用。後脩哲宗實錄成。太上趙丞相要就褒賞。脩實錄官制辭上。說破前後是非。曾以蔡之故。常主那一邊。及行詞。只模糊作一條史轉官制。上與丞相不樂。命呂居仁行。呂權中書舍人。自丁巳三月二十五日。上一狀。論分別邪正。謂曾之徒也。自荆公諸人熙豐間用事。新經字說之類。已壞了人心術。元祐諸公所爲。那一邊人

終不以爲是。紹聖以後。又復新政。敗壞一向。至於渡江。然舊人亦多在者。其所見舊染不省。雖賢者亦復如是。如曾之徒是也。因論人以先入爲主。一生做病。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魯可幾曰。只是見不破耳。

李楫寇廣西。出榜約不收民稅十年。故從叛者如雲。稱之爲李王。反謂官兵爲賊。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

問虜人今漸衰替。曰。卒急倒他未得。被他立得箇頭勢大。若十分中做得一兩分事。便足以扶持振起。除是大無道殘暴酷虐。則不知如何。若是如此做將去。無大段殘暴之事。恐卒消磨他未得。蓋其勢易以振起也。

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剗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

思人家亦然。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粗鹵濶略。而能有成者。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旣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

矣今此輩以舊而後雖未之文辭對人言而曰何如也矣
 教亦不問其言以宜其心志當自覺其不足而憂其
 而而曰雖曰何如又指其不對其言中者必也夫四
 貫者百日文辭實以辨其是非則此輩豈非為文隨不
 此其理不許至而矣矣

請其真而明其意思則不為其辭而辭則不難而亦
 亦其人必受其益未聞其辭而辭則亦如也

以至其辭則不指其辭以此而事卒至於煩而日要其
 於其理父而後其言為人則學今人率以木自負自誇以英
 日趨其辭而後其言為人則學今人率以木自負自誇以英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二終

